

农村光棍群体遭遇的社会排斥及其消解策略

——基于苏北H村的调查

李爱芹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基于苏北H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光棍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主要包括婚姻排斥、文化排斥、社会网络排斥和政治排斥。社会排斥具有多重负面效应,由此导致农村光棍群体在农村社会边缘化,其主要表现为这个群落日益成为家庭内部关系的“疏离者”、社区人情交往的“退出者”、村落公共生活的“沉默者”和日常政治参与的“旁观者”。为消解对农村光棍群体的社会排斥,国家要提供政策支持,农村基层组织要创造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光棍自身要主动寻求改变、积极融入农村社区。

关键词: 农村光棍群体; 社会排斥; 消解策略; 社区融入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9)03-0037-07

Rural bachelors' social exclus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in h village in northern Jiangsu

Li Ai-q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survey of H village in northern Jiangsu found that the social exclusion encountered by rural bachelors mainly includes marriage exclusion, cultural exclusion, social network exclusion and political exclusion. Social exclusion has multiple negative effects, which leads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rural bachelors in the rural society. They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alienator" of family relations, the "quitter"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n the community, the "silent" in village public life and the "bystander" of dai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rural bachelors, our country should provide policy support,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should create a good community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rural bachelors themselves should actively seek change and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rural communities.

Keywords: rural bachelors; social exclusion; elimination strategies; community integr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光棍通常是指年龄在35岁以上还未结婚成家的大龄男性^[1]。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性光棍^[2]。另有学者指出1980年后出生的男性群体中将有十分之一的人不能如期婚配,其规模大概是三四千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光棍^[3]。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村光棍

群体诱发出越来越大的社会风险。农村光棍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目前,学界对于农村光棍的研究主要围绕光棍的成因展开,另外有少数文献是探讨光棍的类型划分、社会地位考察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既有的关于光棍成因的分析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从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婚姻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宏观结构性层面进行研究。李树茁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造成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即大量男性过剩,无法婚配^[4]。陈友华

收稿日期: 2019-05-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SH006)

作者简介: 李爱芹(1976—),女,江苏徐州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社会保障。

认为, 贫困农村地区女性婚姻迁移现象比较普遍, 造成男性婚姻挤压风险向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转移^[5]。二是从光棍群体所处区位经济和地理环境等中观层面进行分析。邢成举从地域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农村光棍形成的地域性差异, 认为光棍群体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贫困、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中西部农村地区^[6]。三是从微观个体层面进行分析。彭大松认为, 那些自身条件不好、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农村男性缺乏婚姻交换的基本条件, 人际交往能力差, 交际圈窄, 受教育程度低, 往往在婚姻上陷入困境^[7]。

文献梳理表明, 以往针对农村光棍的研究过多强调人口学和结构性因素, 而较少关注社会文化、风俗人情、村规民约、社会风气、社会关系等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而“社会排斥”既重视对结构性因素的探讨, 也重视对诸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非结构性因素的考察, 是一个场景性和结构性因素相结合的分析性框架^[8]。“社会排斥”理论是由法国学者拉诺尔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 主要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孤独、无援。农村光棍作为农村社区的弱势群体, 作为其他村民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和“社会风险来源”^[9], 必然遭受到其他村民的各种社会排斥。然而, 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村光棍面临的社会排斥研究却很少。为此, 笔者拟引入“社会排斥”分析框架, 基于苏北H村的访谈材料, 探讨农村光棍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及其负面影响, 并提出缓解农村光棍群体社会排斥的对策措施。本文的访谈对象除了H村的光棍及其家人之外, 还包括部分村干部及村民。

二、农村光棍面临的社会排斥

H村是江苏北部的一个行政村, 与山东省交界, 距离县城15公里。村民以种植水稻和小麦为主, 大多数年轻村民都外出务工, 村里基本上都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该村共有村民小组6组, 农户412户, 人口2156人。H村的光棍共有86人, 其中35~40岁之间的光棍42人, 40~49岁的光棍23例, 50~59岁的光棍8人, 60岁以上的光棍13人。35~49岁之间的光棍占村庄总光棍人数的2/3, 说明该村的光棍问题在最近十多年逐渐凸显。调查发现, 苏北H村光棍主要在婚姻、文化、社会网络和

政治四个方面受到农村社会日趋严重的排斥。

1. 婚姻排斥

所谓婚姻排斥是指适婚人群因受到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结构性因素和个人条件、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等非结构性因素的排斥而无法顺利进入婚姻市场, 进行正常的婚姻生活^[8]。H村光棍遭受婚姻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女性资源向外流失严重, 外出打工女性不愿意回家乡择偶。人口流动背景下, 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日渐增强, 女性也开始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在城市婚恋观念的熏陶下, 外出打工的农村女孩择偶时不再看重传统的忠厚、老实、勤劳、善良等标准, 而是更看重男方的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等因素。根据择偶梯度理论, 在择偶过程中, 女性往往倾向于选择在职业、经济收入、家庭背景等各方面条件高于自己的男性。因此, 外出打工的女性大多倾向于和打工所在地男青年恋爱结婚, 而不愿意回到家乡择偶。调查中发现, H村年轻女性普遍外出打工, 不少女性在外打工期间结识外地青年, 从而缔结婚姻。在H村第4组的女性村民中, 仅2016—2018年就有8人嫁到地级市(打工所在地), 13人嫁到县城, 5人嫁到邻镇, 没有1名女性嫁在本村。由此可见, H村女性资源向外流失严重, 加剧了本村男性青年择偶的困难程度, 导致部分适龄男性青年“无妻可娶”, 被迫成为光棍。

第二, 婚姻市场要价标准高, 经济贫困的大龄青年男性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婚姻市场要价理论认为, 在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 女方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高, 男方承受着巨大的婚姻代价与压力^[10]。在婚姻交换过程中, 由于攀比、炫耀、生活焦虑、理性算计以及养育回报等心理, 女方家庭索要的彩礼持续攀高。除需要支付彩礼之外, 男方家庭还要支付婚房、婚车、装修、家具家电、酒席、婚礼支出等高额花费。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 H村几乎所有的被访谈光棍对女方索要高额彩礼都颇有怨言, 而且很多光棍也主要是因为无力支付彩礼而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光棍W说:“俺都谈了好几个对象了, 都是因为彩礼要的太多, 俺给不起, 结果都黄了。有的要18万8, 还要买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

有的除了要彩礼外，还要求俺到县城买房子，家里盖的房子人家瞧不上。就连那个离过婚带个小闺女（女儿）的女方还要 10 万彩礼。俺上哪弄这些钱去。就因为没钱给彩礼，买婚房，别人给介绍了几个对象都黄了。现在俺还是光棍一条。”在 H 村，女方索要的彩礼基本都是 10 万元起步，不要彩礼或彩礼要的少的女方家庭还会被人质疑“他家闺女比人家闺女差”或者“丢面子”。一位光棍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表达出对自家二儿子的愧疚，“多年辛苦攒的钱只够给他哥说（娶）媳妇，现在轮到俺家二儿了，实在是拿不出（彩礼钱）了。都怪俺们当父母的没本事，才耽误俺儿没说上媳妇”。女方家庭高昂的婚姻要价标准与男方家庭有限的婚姻支付能力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高额的婚姻要价对一些经济收入低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来说是无法应对的，经济贫困的他们只能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从而成为光棍。

2. 文化排斥

文化排斥是指失去主流社会认可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剥夺体验^[11]。在苏北 H 村，光棍群体在遭受婚姻排斥的同时，也遭受到了文化价值观念层面的排斥。具体而言，传统的生育文化以及村庄舆论对“光棍”标签的负面评价构成了 H 村主流社会认可的文化价值观念，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对光棍群体造成了排斥。

第一，光棍群体遭受传统生育文化的排斥。中国的传统生育文化高度重视男性在一个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村庄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结婚成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成为男性的人生价值目标和重要家族使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苏北 H 村被普遍认可。在这里，家庭没有子女被称为“绝户”，被认为是“对不起祖先”的事情，是对祖先不孝的一种表现。光棍这一身份意味着家庭组建的失败，传宗接代对于光棍来说更是无法达成的任务，他们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当地传统生育文化的排斥。调查中发现，在光棍和其他村民发生矛盾时，村民通常会用“绝户”、“断子绝孙”来辱骂光棍。村民 S 在接受访谈时说：“在俺们这地方，要是谁家没有个小子（男孩），那就是绝户，说得难听点就是断子绝孙。他们光棍连个家都成不了，更不要说传宗接代了，老了连个

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他们人活着有啥奔头，死了也没脸见祖宗，保不准是他们上辈子干缺德事了，这辈子通过让他们绝后来惩罚他们。俺们对于这些没结婚成家的光棍们挺排斥的，谁愿意和绝户来往。”

第二，村庄舆论对“光棍”标签的负面评价。中国是普婚制文化，绝大多数人成年后会普遍选择结婚成家。在这种文化情景中，不结婚的光棍群体就成为一种另类的身份标签。在苏北 H 村，只要是不结婚的人，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不结婚，都被视为“另类”。在一些村民的眼里，“光棍”是一种贬义的叫法，是一个负面的、贬损性的和侮辱性的标签。在对村民的访谈中，村民评价村子里的光棍时，“懒惰”、“无能”、“邋遢”、“游手好闲”等几个高频的词经常出现，甚至还有村民认为他们“危险”、“小偷小摸”、“道德败坏”，担心光棍的聚集会危害社区的公共安全、败坏村庄的社会风气、引发道德与犯罪问题。H 村村支书 L 在谈及他对光棍的看法时认为，“有的（光棍）还是有上进心的。有的就不行了，也不出去外出打工，整天在家闲着，吊儿郎当的，懒惰的很。有的要不就是聚在村头打牌赌博，要不就是跟着社会青年在外面瞎混，看着都愁人。还有的言谈举止不规矩，看见人家小媳妇、大闺女就往跟前凑，嬉皮笑脸的熊样让人恼火。他们是俺们村干部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得防着他们点，不能让他们搞出破坏村庄社会风气的事情来。”村支书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集体认知，茶余饭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形成的负面的村庄舆论，再加上村民戏谑似的调侃及歧视的眼光构成了光棍群体生活的现实境地，使得他们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3. 社会网络排斥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因为互动和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体系。社会网络排斥意味着个人和群体被排斥出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之外。苏北 H 村光棍群体面临的社会网络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家庭亲属网络的排斥。在农村社会，社会关系网络主要依赖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得以建立。随着人口的流动，在农村社会，地缘关系的重要性逐渐衰落，血缘、亲缘关系成为缔结农村社会

网络的主要方式,而婚姻是缔结血缘、亲缘关系的重要承接点,个体主要是通过婚姻拓展其家庭亲属网络。然而光棍群体不能通过婚姻的方式发展新的亲属网络,只能依赖父母兄弟姐妹的亲属关系网络。当他们的父母离世后,由父母主导的亲属网络会逐渐减少甚至中断。同时,随着兄弟姐妹各自结婚成家,他们也不可能维持婚前兄弟姐妹间的带有私密情感色彩的亲密关系^[12]。调查发现,很多光棍在父母去世以后,会选择独自居住,渐渐被家庭亲属网络排斥在外,成为孤零零、被遗忘的人。光棍L这样谈及与弟弟一家的关系,“父母在世时,小弟和我关系还不错。等父母过世,小弟结婚了,小弟和我关系越来越不亲(近)了。这几年我年纪大了,干农活也不利索,帮不了他们太多忙了。他们见了我躲得远远的,也不让侄子和我亲(近),估计是怕我老了没人养老拖累侄子。去年大年三十晚上,他们也没有邀请俺到他家吃顿年夜饭。”由此可见,光棍们的家庭亲属网络关系会随着父母过世和兄弟姐妹各自成家而逐渐缩小、断裂,甚至消失。

第二,社区人际网络的排斥。从村民同光棍的交往以及交往意愿上就可以得出光棍群体受到农村社区人际网络的排斥。如在问及是否与村里的光棍“有交往时”,大多数村民的回答是“很少有交往”或“基本上没有任何交往”。当问及同光棍交往少的原因时,村民的回答大多是,“不想和他们交往,不是一路人”、“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聊不到一起去”、“他们整天游手好闲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们还得养家糊口”,等等。在H村,村民大都不愿意主动与光棍有过多接触,他们不会邀请光棍到家里做客,也不会去光棍家里拜访。他们的交情仅限于在街上见面点头打个招呼或日常寒暄,很少有人情上的往来。逢年过年、邻里互惠送礼、红白喜事等人际交往活动更不会主动邀请光棍。在H村,红白喜事都有随礼的风俗,礼金的多少与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有关,而且村民之间讲究礼尚往来。一些村民认为,一旦收取了光棍的礼金,就意味着将光棍纳入了家庭交往的网络之中,因此,不和光棍进行人情往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红白喜事上不邀请他们,即便他们不请自来,也不收他们的礼金。村民Y的态度很有代表性,他说:“村里老多(很多)人都不想和光棍们有人情往来,大

家都认为和光棍交往不体面,名誉上会受影响。另外,有些光棍也不会做人,你请他,他有时还愿意来。就算来了,他们大多也穷,拿不出多少礼金。”长此以往,光棍们的人情交往圈在逐渐变小,他们逐渐被排斥出农村社区的人际网络。

4. 政治排斥

政治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的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13]。光棍群体的政治排斥主要指的是他们被排斥出政治决策、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过程。调查发现,在H村,光棍们面临的政治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参与受到排斥。在H村可以发现,无论是村干部的选举,还是村里为了一项决策而召开的村民会议、民意测评等政治活动,光棍都很少参与其中,因为他们一般都不会接到通知或被邀请出席。通常都是其他村民代替他们填写选票或他们的选票被作弃权处理。在H村,光棍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甚至被故意漠视。村民们普遍认为,一个男人没能结婚成家是他没本事的表现,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参与村干部竞选和投票的。村民D是这样评价光棍的政治参与的,“他们连个对象都找不着,成天吊儿郎当、不思进取的样,谁会投票选他们。在我看来,他们连参与选举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懂个啥,和他们有啥关系,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哪需要政治参与。他们不来添乱就不错了,谁会通知他们来开会,不来正好。”

第二,利益表达受到阻碍。光棍们常年生活在农村社区,社区的发展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也和其他村民一样热切希望能够参与社区的政治生活,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对待光棍群体利益表达的态度影响着他们利益表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光棍们的利益表达存在认识上的偏见和误区,质疑他们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待他们的利益诉求经常采取推诿、扯皮、漠视和阻碍的态度,打击了他们利益表达的信心和热情。在H村走访调研时,明显能够感受到村干部对光棍利益表达的偏见和歧视。一位受访的村委会干部L表示:“如果是普通村民来反映利益受损问题,我们还是愿意听听他们的说法的。如果是光棍来,

我们工作人员多半是不想听他们瞎叨叨(表达利益诉求),他们成天正事不干,闲的吧。我们哪有时间听他们叨叨。”

三、农村光棍社会排斥的负面效应

社会地位是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反映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分层差异。农村光棍群体面临的社会排斥所引发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固化了他们在家庭内部和村落社区中的弱势社会地位,使得他们成为村落社区中的多重边缘者。

1. 家庭内部关系的“疏离者”

农村光棍没有结婚生子,既不能在婚姻关系上发展横向关系,也不能发展纵向亲子关系,因此,对于光棍来说,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调查发现,健在的父母对家庭权威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还能起到维持的作用,而一旦父母过世,光棍与兄弟姐妹之间横向的家庭关系往往会趋于平淡。光棍的兄弟姐妹在结婚成家后对光棍的帮助便逐渐减弱,关系也逐渐疏离。有些光棍的兄弟姐妹还会主动疏远他们,以此逃避为其承担养老责任。身为光棍的个体,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的边缘化地位。光棍 C 是家里的长子,现年 60 岁,他对兄弟姐妹对他的疏远很是抱怨和不满,他说:“俺年轻时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为帮助父母抚养弟妹妹们,俺每天都起早贪黑干农活、做家务、外出打工,挣了钱自己不舍得吃喝,供他们上学、盖房子、娶媳妇。哪有余钱留给自己结婚。现在他们一个个成家了,俺年龄也大了,为家庭做的贡献少了,弟妹妹们就开始嫌弃俺了,怕拖累他们。父母前几年过世了,他们谁也不愿意让俺跟着过,俺只能自己单过,一个人孤零零的。”光棍 C 的情况在 H 村很典型,也很普遍。他们在年轻时协助父母承担起抚养弟妹们的责任,那时他们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消费,对于大家庭来说是一笔财富。但随着年龄增长,当光棍年老体衰、生产能力下降、消费大于生产时,他们就从家庭的“财富创造者”变成家里的“多余人”,甚至成为家庭的累赘。

2. 社区人情交往的“退出者”

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情交往是农村社会人际关系互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苏北 H 村,人情交往主要表现在婚丧嫁娶礼金的往来和逢年过节礼品

的互赠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培育等方面。通过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等重要事件上的礼尚往来,村民建立起自己在农村社区中的人情交往网络。调查发现,H 村大多数光棍的人情交往范围很窄,父母在世时通常是由父母出面与村民进行人情来往,父母去世后,光棍偶尔参加一些家庭亲属圈的人情来往,很少参与整个村庄社区的人情互动。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光棍们看来,“自己孤家寡人一个,日子得过且过,当前既不会为自己操办婚事,未来也不会有儿女要操办婚事,自己基本上没有事项要办人情”,从而就不太愿意与他人进行人情上、礼金上的互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互惠关系,礼金只送出去而不能收回来,这对自己来说是利益的损失。退出人情圈是部分光棍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其他村民也不太乐意与在村落里处于底层的光棍群体保持人情往来。“绝户头”的名誉贬损、“光棍”身份的标签化和污名化、光棍自身的不良生活习惯、消极的人生态度、弱势的经济文化地位等都制约着村民和光棍的人情往来。还有部分村民出于体恤光棍的角度,认为光棍们生活不容易,不好意思接收他们的礼金,所以在人情往来上就不邀请他们了。长此以往,光棍与村民的人情互动渐渐减少,成为社区人情交往的“退出者”。

3. 村落公共生活的“沉默者”

村落公共生活是指在村落社区的公共空间中,村民在生产活动以外的生活样态,同时也是在家庭生活以外,村民日常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14]。调查发现,在 H 村,光棍群体成为村落公共生活的“沉默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光棍基本不参与村庄社会中的公共活动。农忙时的互助合作、农闲时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村委会组织的打扫卫生、清理沟渠等公益活动参与的人群中很难找到光棍的身影。日常生活中,光棍群体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默默地生活、劳作。当问及为什么不去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时,光棍 M 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很多光棍大多持类似的态度。光棍 M 说:“俺们又没有自己的家庭、还不知道未来咋样,日子过得没有奔头,没必要通过参与公共活动来获得好名声或者给自己和家人长面子。村里的公共基础设施修建的再好,俺又没有子孙后代来享受,俺不出那个力

气。”访谈发现,光棍们对未来没有长远的生活预期,经常抱着“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什么都无所谓”的消极生活态度。村庄的公共舆论对他们这种消极、颓废的生活态度起不了约束作用,他们也不太在意村民对他们的看法。其次,光棍即便偶尔参与公共活动,也多半会在参与过程中保持沉默。在公共集体活动中,边劳作边聊天是村落公共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日常互动方式。村民聊天的范围很广,春耕生活、道路扩建、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家长里短等都是他们聊天的话题。光棍们很少参与这些老少皆宜的闲聊活动,他们的存在感很低,就算参与聊天,他们也很难获得话语权,多半都是在保持沉默。光棍S表示,“人家跟咱聊啥,都不待见咱,咱不用自找没趣,免得尴尬。人家聊人家的,咱干咱的活,全当没俺这个人存在就行了。”调查中发现,由于没有结婚生子,光棍们普遍对村庄生活缺乏长远的生活预期,他们认为没必要参与村庄公共生活或公益事业去为自己获得良好的村落声誉,或者积累各种社会资源。因此,他们通常在村落公共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消极,成为村落公共生活的“沉默者”。

4. 日常政治参与的“旁观者”

在日常政治参与中,光棍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很少参与或者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口的流动,外出打工光棍们的政治参与更是少得可怜,绝大多数光棍成为政治参与中的旁观者。在访谈中,当问及外出打工的光棍们,“自外出打工后是否参加过村委会的投票、选举时”,绝大多数光棍表示没有参加过,没参加的理由多半是因为“来回花费太多、不知道该选谁”,也有光棍表示“对选举不关心”。由于常年打工在外,流动光棍与家乡联系渐渐减弱,他们不愿意花费较高成本返乡参与政治选举活动,认为返乡一趟要花费各种费用,如往返交通费、务工损失费、探亲访友费等,更何况他们在外打工的收入很微薄。因此,流动光棍往往主动选择放弃家乡的政治参与。此外,除了经济利益的因素之外,信息渠道不通畅也是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距离较远和打工地点的频繁变更,流动光棍与家乡之间很难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因此流动光棍也会因为对政治选举的信息所知有限而被迫放弃政治参与,成

为遥远的村庄政治参与的“旁观者”。

四、农村光棍社会排斥的消解策略

农村光棍群体遭遇社会排斥的问题,不仅仅是光棍自身婚姻和家庭再生产的问题,还关乎农村社会的稳定。消除对农村光棍群体的社会排斥对于乡村建设和社会治理有着重大意义,为此,国家、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光棍自身都必须积极寻求解决对策。

1. 国家要提供政策支持

首先,借助国家精准扶贫计划,积极帮助农村光棍群体及家庭脱贫致富。经济贫困往往是造成光棍婚配困难和陷入多重边缘者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地理位置偏远、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利、资源短缺等因素会造成农村贫困地区适龄女性的人口外流,加重贫困地区光棍的择偶困境。国家的精准扶贫计划应该重点关注农村光棍群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扶持他们成为发展农村区域经济的中坚力量,提高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和手段,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在村庄生活中的社会地位以促进他们的社区融入。

其次,利用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制定相应的倾向性和保护性政策。新农村建设是在国家推动下的一项惠民工程,在相关制度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考虑农村光棍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在村庄生活中的多重边缘弱势地位,设置和提供一些倾向性和保护性的政策和服务予以相应的照顾。可以针对光棍群体的特定需求提供专门化的服务,比如,针对他们就业机会少、经济收入低的情况,可以为他们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就业信息和岗位、搭建就业平台、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既可以改善农村光棍的生存环境,又可以缩小他们与其他村民之间的差距,减轻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加他们社区融入的自信心。

2. 基层组织要创造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

首先,基层组织应加强教育和宣传,引导村民正确看待农村光棍,消除他们对光棍的偏见和歧视,改善村民和光棍的关系,创造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加强光棍和村民的交流接触,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创造机会,促进双方彼此间的认识 and 了解,让光棍群体感受到村民对他们的关爱和支

持。只有创造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增进村民和光棍之间的理解、沟通、包容和互帮互助,各种社会排斥才会被消除,光棍群体才能够更好地融入农村社区。

其次,基层组织要积极组织社区活动,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光棍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社区管理和社区公共事务建设,为光棍创造温馨、有爱的社区文化环境,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培养他们的社区参与意识,引导他们从心理上、情感上认同社区、融入社区。同时,基层组织还应提倡积极的婚姻价值观,倡导节俭嫁娶的婚姻习俗,减轻高额彩礼给农村大龄男性青年带来的婚姻压力。

3. 光棍自身要积极融入农村社区

首先,光棍应积极改变自身的不良行为习惯,主动改变村民对他们的消极看法。光棍群体在农村社区中属于边缘群体、遭受到其他村民的社会排斥,这与其自身也很大的关系。很多光棍因缺乏家庭的约束,养成了生活邋遢、卫生习惯差、抽烟、酗酒、赌博甚至偷东西等不良行为,这些不良行为是他们遭受到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树立健康的形象,有利于村民消除偏见、宽容接纳他们。

其次,光棍应积极参加农村社区集体活动,主动融入农村社区。光棍群体要摆脱自卑感,增强自信心,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去,敢于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意愿;要加强自我教育,提高个人素质,加强文化修养,提高就业技能,获得婚姻以外的社会身份认同,改变在农村社区中的边缘弱势地位;要扩大交往圈,主动从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中走出来,恢复与村民的人情往来和人际交往,建立比较融洽的社区人际关系,积极主动地

融入到社区生活中来。

参考文献:

- [1] 刘升.“婚姻株连”: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框架——基于豫南 Q 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调查[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3):98-105.
- [2] 刘燕舞.几千万光棍的社会风险[J].南风窗,2014(14):44-46.
- [3] 陈友华.光棍阶层就要出现[J].百科知识,2006(9):52-53.
- [4] 李树茁.性别失衡、男性婚姻挤压与婚姻策略[J].探索与争鸣,2013(5):22-23.
- [5] 陈友华.中国和东盟婚姻市场透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7-281.
- [6] 邢成举.男性光棍构成差异的地域性解释——基于凤城和新县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J].青年研究,2011(1):72-77.
- [7] 彭大松.村落里的单身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8.
- [8] 何绍辉.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J].南方人口,2010(4):18-25.
- [9] 孟阳,李树茁.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J].探索与争鸣,2017(4):81-88.
- [10] 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3):24-36.
- [11] 韩庆龄.结构边缘与文化排斥:农村“老实人”光棍的社会形成机制[J].青年研究,2018(3):77-85.
- [12] 李永萍,慈勤英.不完整的家:宗族性村庄光棍的生活逻辑——基于广西 F 县 S 村光棍现象的考察[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01-109.
- [13] 李爱芹.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排斥研究[J].晋阳学刊,2007(2):47-50.
- [14] 余练.多重边缘者:基于对 D 村光棍群体社会地位的考察[J].南方人口,2011(6):8-15.

责任编辑:曾凡盛